

“闪小说”是一种新的小说样式,源于英文flash fiction。“闪小说”是文章整体(包括标题及标点符号)字数限定在600字内的小说新样式。它既是文学的、具有小说的特质,又是大众的,它具有信息时代多渠道传播的特色。这类小说,具有小小说的基本特征,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说,在写作上追求“微型、新颖、巧妙、精粹”。微型,指篇幅超短;新颖,指立意别出心裁;巧妙,指构思精巧;精粹,指言约义丰。

西方的“flash fiction”源远流长。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伊索寓言,写作者包括契诃夫、欧·亨利、卡夫卡等伟大作家。汉语“闪小说”也可追溯到先秦的神话传说与寓言故事。不过,汉语“闪小说”这一概念则是由微型小说作家马长山、程思良等人于2007年才明确提出与倡导的,因其引领阅读新潮流,迅速风行天下,成为小说家族的新样式。

谷雨

◎迟占勇

“到底哪儿疼啊?你也得说个地方。”老周握着双拳,不知道敲哪儿。

“你个笨老头子!后背,后背!”老伴儿不耐烦地嘟囔。老伴瘫在炕上五年了。浑身都不舒服,“你去招呼大孙子去,还是我大孙子会捶背。”

老周哆哆嗦嗦下了炕,出了屋,外面阳光明媚,杏花都开了,柳树也冒出绿芽儿。老周无心多看,心里烦着,找孙子,你以为人家稀罕你?

来到孙子家门口,老周怯生生地隔着窗户说,栓子,你奶奶叫你再去找她捶捶背呢……

“捶啥捶?不是前天刚去过吗?这个闹!”孙子不耐烦地从屋里甩出一句。

老周听来觉得好远,好像隔着几道梁几道坡。

老周摇了摇头,回。

“你大孙子出去了,将就一下吧你,哪天我也走了,看你烦谁去!”

老伴儿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你个死老头子,你就气我吧……”春山啊,儿子,你也不快回来,你老娘怕是指望不上你了啊……”

春山是老周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呢,一年没回来了。

哭了一会儿,老伴儿就停住了,得了病以后,常常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你听听,老头子,布谷鸟叫呢,该种地了。谷雨了吧?你看着日历牌。快给春山打电话,回来种地啊……”

老周一看,可不是咋地,谷雨了呢。是该种地了,仔细听听,远处真有布谷鸟叫——布谷、布谷……,一声紧似一声,催着人们种大田呢。

也许春山该回来了。

找啥呢

◎王志国

“死老头子!你翻箱倒柜找啥呢?”坤婶对撅着屁股在要拆迁的老屋搬来的东西里翻找的坤叔说。

“我那个小木头箱子呢?就在老屋墙角放着的那个。”坤叔边翻找边回坤婶的话。

“噢!那个小破木头箱子呀!让儿子扔在老屋了。儿子说,里面啥也没有,就一堆破纸。”坤婶边忙着手里的活计边轻描淡写地说。

“哎呀!咋能把它扔了呢?你们!你们……”坤叔扔下这半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转身“噙着噙”跑下楼。

坤婶一头雾水,这死老头子咋了?啥宝贝没了?还有宝贝呢?我咋不知道。坤婶带着一串儿好奇跟在坤叔后面。

老屋拆迁现场挖掘机轰鸣,灰尘弥漫飞扬。一台挖掘机正向坤叔的老屋开过来,伸出一排钢铁巨牙,一下子就把老屋的房盖啃下一片。

“住手!”坤叔跑到挖掘机跟前对着驾驶员摆手。

驾驶员一惊,急忙停车,挖掘机的钢铁巨齿张牙舞爪悬在半空中。“你不要命了!”驾驶员一脸恼怒。

坤叔用手扇了扇飘到眼前的灰尘,一猫腰钻进了老屋。坤婶和坤叔前后脚,见坤叔进了老屋,急得直跺脚,骂:“你个老东西,不要命了!你给我出来,啥宝贝能有命值钱!”

坤叔从老屋里钻出来,满身满脸沾着灰尘,头发眉毛都变色了。咳咳咳!坤叔猛咳几声,吐出一口带泥的痰。

“你个死老头子!”坤婶一边骂一边心疼地为坤叔拂去身上的灰尘。

坤叔蹲在地上把手上的小木箱子打开,从里面一堆纸里翻出一张纸来,展开,坤叔乐了。

坤婶好奇地伸过头去,看看到底是啥宝贝。

当坤叔展开那张纸,坤婶看清了是一张发黄的奖状。上面印的写坤婶认识,“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奖状”。

坤婶微笑着瞅着坤叔,坤叔皱纹堆积的脸上,像花儿一样开满幸福的笑容,心里说:“这死老头子!奖状都几十年了还没忘!”

大雁

◎科恩

春季的敖伦诺日湿地一片寂静。湖边的草丛里,偶尔窜出一只百灵鸟在天空中吱吱叫。

几年前被色玛额吉救过的两只大雁却没有归来。

老眼昏花的色玛额吉不时地向小孙子喊:额嫩,快出来给奶奶当一回眼睛,湖边好像有两个白色东西在飘动,是不是奶奶两只大雁归来了?正在写作业的小额嫩很不耐烦地跑出蒙古包,望了望湖边,撅着嘴说,奶奶,那不是大雁,那是斯仁大伯的两匹白马,真烦人。

就这样,老人不知多少次把远处 的蒙古包、湖中的捕鱼船看成大雁,不知多少次受到小孙子的埋怨。

不久,小额嫩要去上学。奶奶亲了亲小孙子额头说,宝贝儿,等你放暑假回来时,奶奶领着大雁去迎接你,好好上学吧!说完用慈祥的目光欢送了小孙子。

骑在马背上的额嫩回头向奶奶招手时看到,今天奶奶风吹日晒的脸上好像多了一道皱纹。

很快放了暑假,爸爸接他回家。平时,一跨上马背就爱唱草原歌的爸爸,今天却少言寡语。路上,额嫩向爸爸问起奶奶时,爸爸用低落的声音说,奶奶去找大雁去了。

到了家,额嫩匆忙跑进包间问妈妈,奶奶在哪儿?妈妈擦着眼泪说,奶奶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她的大雁去了……听了妈妈的话,小额嫩含着泪,像一只飞鸟似的向湖边跑去。

水中的两只大雁,突然展翅飞向岸边,又缓缓地落在一个崭新的土堆旁,凄惨地发出“嘎嘎”的叫声……奶奶,你回来吧,大雁已经回来了!小兒的声音,打破草原的宁静,落在湖水 中,划出一道道涟漪。

沼泽地

◎赵焕发

老蔫佝偻着的身子硬硬地挺着,身后苍茫的空间让他的衰老和渺小无限放大。小毛没预料到会遭遇这个老顽固。

老蔫出了名的犟,不多言语,说过的话很少重复,只是双眼紧紧盯着你,手中握着常年不撒手的工具——或者镐、锹。这个习惯,从他儿子偷猎不幸淹没在这片沼泽就很快开始了。

犯错的人应该遭到惩罚,但老蔫恼怒于沼泽的冷酷,儿子死了,连尸身都没了。于是老蔫竟有了类似于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念头,他要把这片沼泽填平。

这个想法被村里人嗤笑了一阵子,但很快人们发现,老蔫真的就是一锹一镐地折腾着。在人们各种惊异的表情中,他的身子慢慢弯曲了,像虾,随时会没入这片沼泽。

小毛和干部们做了好多工作,告诉老蔫,这湿地是受法律保护,何况你儿子也犯法了……我儿子是犯了法,可这沼泽杀了我儿子就不犯法吗?小毛们不知如何应答,劝说没什么成效,老蔫也没什么出格的行为。面对这苍茫的湿地,他真能填平?

小毛告诉老蔫,来的这些开发商,要斥巨资开发这片土地,包括老蔫一直想填平的沼泽。这下,老蔫的想法也就实现了。

老蔫的眼中,随着小毛的叙述渐渐燃起了光,这么多年的冰冷被注入了热度。你是说,他们可以填平这片沼泽?

得到小毛肯定的回答,老蔫突然如暴怒的狮子。

不行!

众人满是惊诧更有畏惧的错愕中,老蔫一字一顿地说:你们说过,这湿地是被法律保护的!这,还是我儿子的墓地。他犯的法,我要守着,还清!

这衰老渺小的身子,已经融入了背后的苍茫。

拾荒人

◎杨庆发

大街上,突然多了个拾荒人。因为这个人的行踪很特别,所以引起同事的反感。

真的!白天人多时他就满大街装作捡垃圾,一到晚上人少时他就去翻垃圾箱,这可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但我咋看他咋像一个有身份的人。因为此人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有修养,穿戴也是那么讲究。

那都是装的,我们小区就有那样的老太太,穿戴得比上班族还干净,可一到没人的时候,就去翻垃圾箱。

虽然同事这么肯定,我还是半信半疑。

一天,因为机关有事我很晚才下班,回家路过广场那排垃圾箱时,发现那个人正在低头翻垃圾箱,我对他开始有所鄙视。也真是的,拾荒人并不卑贱,你正大光明地现出本色多好,何必装模作样?

又一天,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我们单位的局长正在和那个人亲热地交谈。

你认识他?待那人离开后,我上前问局长。

对,他是我以前的领导,在市里退休后,就回到老家养老来了。

我疑惑地问,每个月都有退休金,何必还拾荒呀?

局长愣了一下之后反问,他拾荒了?对呀!一到晚上人少时就去翻垃圾箱。

局长笑了。他说,那是老领导退休后闲不住,总想再为人民做点事,所以他就报名义务清理这一段路面的卫生。为了让一部分垃圾能够再利用,他就在晚上人少时翻捡垃圾箱,把有用的垃圾分拣出来放到另一个垃圾箱里。

哦!我突然对此人肃然起敬。

棋圣

◎刘允同

村中胡二其实不姓胡,他本姓吴,叫吴二,只因棋艺不错,在这一带也算高手,他经常在自己家门前提擂台,自诩:“胡荣华是中国象棋大师,我不敢和胡荣华比,就来个胡二吧!”自封为本地棋圣的胡二,久而久之人们就真称他为“胡二”了。

某一天,连赢数盘,刚要收棋,一个约十来岁的男孩坐在了对面。

“来,帮你胡二爷爷拣棋子!”

“不,我要跟胡二爷爷下一盘!”

“嘿!小孩,棋认全了吗?”胡二认得,男孩是村西头被胡二称为“臭棋篓子”李三的孙子。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吗?”男孩一点都不示弱。

“让你车,马,炮?”

“不必!”

“好啦,孙子,赢了你可不许哭啊!”

“红先黑后,输了不愁!”

“当头炮!”“把马跳!”

“拱卒!”“出车!”

这男孩棋路稳健,有招有势,十几步,就杀得胡二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第一盘,胡二输。

“好小子!爷爷轻敌了!再来!”

“走!”

一连三局,胡二连连败北。

胡二感觉大丢颜面:“爷爷刚才累了,明天再来!”收了棋,悻悻而归。

一连几天,胡二输多赢少。胡二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孙子,跟谁学的?”男孩笑而不答。

胡二纳闷。

又一天,胡二好像来了精神,但还是输多赢少。最后一盘,像来了灵感,胜利在握,最后一个“将军”!“军”字还没出口,就口斜眼歪,流了口水,瘫倒在棋桌上,老爷爷大兴奋了,中风了!

经抢救,康复。半年后,胡二又出现在棋桌旁。

还是这一老一小,还是一群围观者。这一回,胡二连连赢,小孩连连输。

胡二很高兴,小孩也很高兴!

连续多天都是这样,大人偷偷问小孩,胡二病了一场,难道棋艺提高了?男孩笑而不答。

一块带血的雨花石

◎红桃

姥姥是江苏人,早年与姥爷在南京城开个手工刺绣坊,姥姥刺绣非常精致秀气,这与姥姥的家族有关。太姥爷家是一户殷实的人家,开着一个大作坊,专门做衣服,江南人喜欢刺绣,特别是女人的服饰总是要绣个花缀个鸟的。姥姥从小耳濡目染,加上心灵手巧,家里也侧重于女工传授,于是就学到了许多本事。

姥爷的刺绣店里经常有一些阔气的太太订制刺绣旗袍,当穿上绣制的旗袍扭着腰肢走上大街时总是回过头来对姥姥莞尔一笑,姥姥就露出两个酒窝的笑脸作为回报。

姥爷非常疼爱姥姥,每每从南京的江边路过,总是找些好看的雨花石带给姥姥,每次接过后姥爷给她的雨花石,她都高兴得像个孩子,擦得溜光锃亮,五颜六色的雨花石,静静地放在姥姥的梳妆盒子里。

可这爱情诗话突然有一天被打破了!日寇突然攻破了南京城,像吃血的魔鬼,张开了血盆大口。

姥爷这天像往常一样,去给一户人家送刺绣,主人很满意,还给了他一点小费。姥爷高兴的往家走,路过江边,忽然看到一枚绚丽的雨花石,姥爷眼睛一亮,跑到江边拾了起来,石头里面隐隐约约好像一个美女翩翩起舞,姥爷用江水洗了洗,就放在兜子里,姥爷想,姥姥看见该多高兴啊!

突然枪声大作,一队鬼子兵冲了过来,抓住姥爷就往江边的一个大坑里驱赶,大批的人随着被枪杀在坑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姥姥一家人找到姥爷时,是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的,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枚带血的雨花石。



【第2485期】

康巴文学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五一获奖发言稿

◎吴国丽

尊敬的领导和工友们:

大家好,感谢你们给了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我很自豪。领导让我给工友们传授一下经验,我想想了想,还是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从前吧。

没来咱们厂子前,我在农村老家,啥也不愿意干,这么说吧,吃饭都嫌费事。我爹说我直接懒死算了。我说懒是懒不死人的。

我爹说你搬去和黄大发住得了,你俩能懒到一起了。

黄大发是个老光棍,他家和我家隔一个门口,平时院门屋门啥门都不上锁。但我很少见到他。他懒得出门,他家烟囱也很少冒烟,据说他懒得做饭,还据说他常做的饭是大饼,先吃中间的,吃出个圆来,就把饼套在脖子上吃。这怎么可能呢?我不信。

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我爹说怎么这几天院子里总有股臭味,我妈说她也闻到了,肉臭了的味,越来越浓。我妈这么一说,他俩表情就紧张了。

我爹拿眼看看我,再看看我妈,看得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和你去吧,我妈胆小,黄大发要是真有事,我妈保准得吓晕了。

越往他家走味越浓。进了里屋,一眼就看见炕梢有堆破棉絮,一个人把头抵在破棉絮上,后脖那压着一个东西。臭味就是从棉絮里散发出来的。

我爹捂着鼻子上前,喊了两声大发,没回音,上前推了那人一下,一个裸着身子的人就歪到炕上,脖子后的东西也掉了到炕上,原来是大半块干巴饼子。

发完送黄大发,我就成天做噩梦,梦见自己也这样死掉了,臭掉了。

后来,我就来到了咱们单位,从进咱们单位起,我就发誓,要好好工作,做个勤劳认真的人,活出人的样子。

谢谢!

候鸟来兮

◎周志华

一声雁鸣划破寂静的长空,穿过低矮的沙灌丛,落入蒙古包。乌吉木从蒙古包里钻出来,四下里望望,没看见一只雁的影踪。他打了个唿哨,牧羊犬跟了过来,一前一后朝蒙古包左边的湿地跑去。

风吹着苇丛,几只麻雀扑棱着翅膀,直蹿向天空,留下惊恐的叫声。几根羽毛轻轻浮在水中,牧羊犬冲着苇丛狂吠,乌吉木扒开苇丛,将一只受伤的大雁抱入怀中。他知道苇丛里一定还有一双窥视的眼睛。他轻轻掀开大雁的翅膀,有血渗出,这是他救助的第十六只。

“嘎嘎!”乌吉木冲大雁叫几声,大雁们扑棱着翅膀飞过来,他走在前面,后边一字排开,像支小分队。

“乌吉木,把大雁卖给我吧,我出双倍价钱?”开饭店的好友科恩再三央求。

“八倍也不卖!”乌吉木的回答更干脆。

“死心眼子!该你一辈子受穷。”科恩见乌吉木不动心,话说得一句比一句难听。

乌吉木也不恼,背着一杆老猎枪,在湿地周围来回转悠。

春天,大雁来了,在他的蒙古包上盘旋;白鹭也来了,将美丽的倒影留在水中;科恩却没有来,他在一个寂静的早晨来偷猎,被乌吉木送进了看守所。